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彭城集卷

二十九至
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_臣馬履泰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_臣朱紘

謄錄監生_臣鍾拔元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二十九

宋 劉攽 撰

啟

賀省副某郎中啟

竊審光被命書贊司邦計伏惟慶慰國家備用厚生之
德大農為之淵商功與利之權計會受其質必有副貳
協成懋和抑惟全材乃膺遴選恭以某官心術敏幼智

符廓明資肅括以提身惟幾深而成務素所樹立實為
萬夫之雄疇其功庸獨處大牧之冠故茲明詔之下食
曰休哉而大賢在朝所存遠矣必且攄阜民之長策集
富國之成勲而後超踐亨途欣逢遠業側聽輿頌實同
慶詞

回賀蘇學士詔啟

伏審光奉詔函擢躋史觀本朝厚多聞之選儒士榮藏
室之華非夫擅三良之能兼兩如之直曷膺遼東以副

僉言恭以某官積學淵微軼材超特以直諒多聞之益
被賢良高第之求豈其拘累日之勞是以不待次而進
側聆休命方集懽悰過沐華賤亟聞讜論佩銘之素啟
處不忘

賀判府宋相公啟

伏審涓選穀旦和布政經四國于蕃實重股肱之寄周
邦咸喜庸知豈弟之風惟商序之過中繫天休之純格
恭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勛華材大而志深器遠而任

重訐謖樞斗既臻偃伯之期專席鼎司深盛勅天之業
百度時序九功可歌方均逸而優賢姑偃藩而賜履蓋
袞衣信處周旦居東而見思四牡遄歸山甫徂齊而興
詠矧輿情之素屬將天視之俯從還復階符之尊益隆
風動之化某猥惟陋質獲預下陳趨及瓜之期匪遙于
旦暮積在鈞之願實賴于陶埏敢冀上為宗祧精調寢
餽

賀宋相公判許州啟

伏審光被僉俞寵更出鎮峻地官之茂秩宅昆吾之舊
邦注意允隆德賞斯在恭以某官道崇聖相澤浸生民
侔古人之致君在本朝而美俗上有日新之頌下推風
動之休夫保釐東郊重于大邦之攸寄藩屏王室孰若
四輔之為先然而畫一之規素存久大之業已著主上
所以推恩而均逸易地而優賢在于海隅之心則蘊霖
雨之望側聽優策以副具瞻某向以庸虛獲覲符采聆
介圭之于邁望鹿轡而載歡區區之誠一一奚盡

與西京通判某太博啟

拜遠風儀驟移月律由眇昧之過厚使慕用之實深寤寐音徽搖蕩心旆伏惟練氣自若衛生有經豈弟之符神明來舍恭以某官吏術通達儒學精詳敏於事而有功譽所試而已效矧王都千里之廣河南二周之餘固賴長材以崇善教叔度來暮久播譽於輿詞齊侯報功豈候時於朞月益祈葆嗇庸俟褒陞

回齊州通判某啟

承命來東問俗從事側聆臺妙出貳藩條全齊奧區首
推厯下連城要任雅屬治中頃熟稔於宏材茲有望於
善治矧及瓜之甫通將投刃而有初猥辱騰書過形巽
與願言佩服曷罄敷宣

回王尚書啟

伏審增秩天官保釐宮鑰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智深迪
哲學茂隣幾臺閣聚乎休光廊廟著其法語治戎董武
外震蕩於天聲利用厚生內周洽於民譽蓋尚書百官

之本而治象之法最嚴邦畿千里之居惟魏大之風尤
盛主上所以疇咨全德併疏寵靈敢謂謙冲過形撫挹
騰示芳翰載窺絢辭佩服之誠筆舌奚究

賀致政某宮師啟

伏審得謝上臺歸休里宅峻二公之崇秩參六傅之近
聯止足之風獨齊蹤於老氏體貌攸寄是所望於父師
休命甫行輿情胥仰恭以某官純誠貫道清節鎮浮茂
方叔之壯猷兼博陽之陰德社稷是衛定帝業於無疆

功名不居奉天道而時若昔疏氏有海隅之樂留侯慕
松子之遊高風如存遺躅不嗣適大賢之有作雖異世
而合符逍遙道樞塵垢蟬冕是以湖海辯說之士朝廷
夙夜之賢搢攬以為美談思齊若將不及方將講臨雍
乞言之制修巡守就見之儀範模老成光華博史豈特
掛車以示來世揮金而樂當年某縻繫小官阻前賓謁
懷門闌之願居常慨然從几杖之謀更深仰止敢冀壽
神專氣綏福考祥

賀三司某待制啟

伏審光被策書主司邦計恭惟慶慰竊以咳數經入之
賦厚生利用之權唯敏智足以有功唯幾深足以成務
訂茲慎簡具曰才難恭惟某官器度淵宏謀猷膚敏侔
儻扶義以特立珍睥入神而不窮陟降便蕃輝映中外
而自雍容表列惇懋風聲謀國以忠摺紳推其軌範作
法於厚遐邇賴其規模故適道可以與權對時所以育
物爰正大農之柄一專司會之謀地若流錢劉晏之才

素著民不加賦桑羊之畫深深既成阜俗之勲必繼富
民之拜某辱知最厚受賜亦深側聆休命之行逾積由
衷之抃

賀制置發運某待制啟

竊審光被詔函擢躋延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猷邁
種精義造微由敏智而有功資正固而幹事益不牽於
俗論宜獨結於上知迺其心計無垠利百變法管氏權
術曾何足云桑羊析毫殆不能過固疇庸之所逮及而

奮飛自是逾量不加賦而用饒自從欲而致治以是進
參柄輔誰曰不然某早以弱材幸蒙左顧聆休命之亟
下撫懦衷而載歡

賀張丞相除帥啟

眷懷舊弼誕播明綸還秘殿之隆名建上流之巨屏五
侯九伯暫尋鉞鉞之征一日萬幾即正鈞衡之任慶關
宗祏喜溢神人恭惟某官道冠古今勲存社稷扶世導
民之術本自得於詩書憂國愛民之忠宜獨貫於日月

當國家二百載中天之運正君臣一千年際會之期仗
大義於版蕩之中變危機於呼吸之頃取虞淵之日功
孰大於昌唐封函谷之泥畧豈高於全蜀旣勒銘於鐘
鼎旋正位於巖廊方布德以兆謀爰整軍而經武誓清
沙漠剋復神州然而功成者天道廢有命在我何憂於
用舍於時實繫於重輕身雖退而道愈光望旣隆而忌
益衆誰為巧舌敢肆流言曾蚍蜉之不量豈棟梁之可
撼九夷何陋自安孔子之居四國是道久起周人之詠

斯文未喪羣枉幸消宜以人主注想之深慰八表具瞻之望適召還於南服聊卧護於北門何煩三日之報成即聽十行之趣觀多士聞風而喜矧大老之來歸四方扶杖而須知太平之有日某頃緣恩契蚤辱記憐遠風波之橫興方羅織之肆起念寒暄候問無益於門下而事機偵伺或致於讒言缺然門牘之陳益亦三年于此仰止受恩之地未嘗一日輒移雖形迹之若疎尚衷誠之可鑒倘蒙畢照少追謫訶庶幾餘生永有依怙重念

某稟資劇陋賦命數奇蠢愚涉世之甚疎坎壈抱窮而
未艾緣姓字嘗汙於科籍故蹤跡偶遘於閨臺曾越日
而幾何亦罹讒而遽去冒寵甘分于罷黜噴言更玷于
恩私俯仰懷慙跼蹐無措茲陞伏於里舍獲傳誦於策
書自歎末路之零丁將託洪鈞之塊圪收東隅之失意
敢忘於桑榆賀大厦之成情方深於燕雀精誠並竭悃
悃奚殫

與轉運使某啟

比者叨膺詔檢出贊郡條未閱從政之方非有裕民之術矧乃連城甚廣生齒實繁顧關決以無堪將尸曠而為咎伏惟某官精心格物敏智通微飾儒術而自將拚吏師而獨步勤宣使指惇懋風聲某得以庸虛之資勉強自力竊幸於奔走承命或藉之使令於前實冀餘麻獲伸素願方趣裝而便道即拜謁而踵門

賀運使某啟

伏審光膺詔檢出總計臺朝僉刺舉之權士聳澄清之

志傳車抗節屬城望風想聞英標大慰輿頌恭以某官
高節邁世醇文析微厯試民事之難緣飾儒術之美侔
儻中立固自結於主知造次義形象必推於國器眷是
典州之重暫紆攬轡之威顧惟重外之嫌將有問釐之
召即觀翔奮以極蘊藏更冀保調少副言願

賀運使某郎中啟

伏審光被詔函寵分外計陪京奧壤地幾萬里之方美
俗要權任則百城之重邁東攸集長材莫先想聞風聲

翁變輿俗恭以某官心術該敏智符廓明紹扶陽之音
徽著伯起之清德入專臺妙出總使華方面藹於去思
臺閣誦其故事復頒節傳益試將明必無淹歲月之期
行且隆卿輔之拜某幸分符竹實廕輝光阻前趨賀之
儀徒積焉依之素

賀運使某郎中啟

伏審光膺詔檢移總漕臺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敏智絕
倫精心格物回翔中外之寄著聞尤異之聲而自歛卹

祥刑澄清南服九牧稱最三年有成惟經賦之所充眷
澌河而居重遴簡所付擢材巨量休命甫行輿情胥洽
某竊居屬邑方芘餘庥雖欣渙渥之榮仍結疲軫之戀
敢希上為宋社精調寢興

賀運使某度支啟

伏審光膺詔檢行趣上臺使車表率之功國賦課入之
數九牧居最三年有成士論翕然帝心簡在虛適列而
延佇嚴召節以授于天衢頗修國用資始伏惟治裝為

去畜神益康某久以瑣材獲依大庇免負乘之貽謗實
棲廕以知榮瞻言四牡之歸徒積疲馬之戀敢冀精調
寢餼以副禱祠

與運使某度支啟

樗散之姿瓠落無用幸得從薦紳之後竊嘗仰當世之
賢雖慕用之誠任執鞭而欣願而迂疎之效獨踵門而
後期伏惟某官智畧逢辰德榮冠世言行爲乎士範政
術存乎吏師百城畏懷名實胥用各漕所入歲時罔虛

方將極淵懿之深謀酬尤異之凝績翔奮通列光輝本
朝某庇身小官跼迹下邑繩墨所約胸襟無奇私景行
於高山既蒙廕於卿霽敢冀上為宗祏精調寢興

賀鄆州安撫某修撰啟

伏審光膺詔選出領使符躋殿撰之華資按魯邦之舊
土眷茲德賞允協僉俞恭以某官國器宏深天材長懋
明照忽微之表文含經緯之風居為吏師能簡睿聽惟
皞濟之與壤據海岱之上游表率百城經緯千里寶藉

老成之智用專綏撫之權雖輟步大農固不以重外為
嫌而擢材麗正尚疑其邁東弗章諒觀報政之期即有
具瞻之拜某猥以衰朽獲庇輝光竢聞新命之行竢積
由衷之慶

回濟州知州某啟

叨膺詔檢濫委郡符川塗阻修坐遙於化境歌謠歡屬
默聽於休聲幸餘潤之及茲企高風而增聳方修謝牘
遽辱膺緘研味絢辭著銘具臆伏承節宣有術啟居降

康恭以某官智為吏師材治民譽豈弟之政固賴於惟
良金爵之褒即期於不次勉加保護自副願言

賀孫杭州啟

伏審均逸斗樞開府吳會九命作牧寵數愈光四國于
蕃倚毗尤重蓋曰股肱之寄非有中外之殊恭以某官
文茂經天器深華國極皇王之遠略輸社稷以元忠懷
慨立朝必欲聲教之及古侔扶義不使功名之後時
而自流沙際于玉關服領袖極於南海和戎之策魏絳居

多柔遠之勲伏波為最遂正機衡之拜用嚴帷幄之謀
暮月有成海隅胥慶遽讓德而戒寵暫偃藩而處休竊
惟當宁之睠懷爰暨輿人之注意必無信宿將復奮庸

回知府某大卿啟

阻侍音徽疊更歲籥執鞭興慕未盡其景行之心重趼
而趨居常有見賢之願仰惟偃息巨鎮緝綏太和恭以
臬官寬裕足以有容豈弟敏於從政宏然國器聳乎士
林論盛德而必稽舉良吏以為首以秩典郡九卿之選

莫高賜爵疇庸三事之拜非逮仰希上為宗祏精調寢
興

賀宰相某啟

王春頒曆象魏布和風入律以應期星回天而更朔恭
惟某官明誠格物淵懿矢謨咸一德以相時欽四鄰而
敷化泰伯仁厚宜畀壽於勾芒周公勤勞方錫命於赤
鳥履茲令旦倍納純熙

原註一本云天以山甫實保佑
於周邦帝使勾芒方下賜於秦

伯

回知郡某都官啟

向者假守江介日奉賓車傾蓋之歡屈指可記惟高明之令德常慕用而不忘分手闕然馳光迅若猥沐左符之寄求臨淝水之陽側詢屬城審休汝之車騎遽因介使獲烹魚之素書厚意勤劬絢辭款密披閱于再佩銘益深恭惟某官儒術自將政績薰茂廣譽備於所試遺愛存乎去思方茲求治之辰每下旌能之詔即期飛擢以懋循良勉務節宣庸副言願

回知郡某官啟

叨膺詔檢出領郡符雞犬相聞幸接愛棠之境簡書攸
畏生賒交臂之期方企下風遽承便置載披麗藻如挹
緒言聆贊治以多聞矧陽和而增勝佩銘慰懌交集衷
懷伏惟某官幹力絕倫風猷邁種出總赤車之任入嚴
儒館之華偃息介藩雖重惟良之寄雍容通列方推圖
任之恩勉冀得頤以須光寵

賀知郡某郎中啟

伏審寵被詔函出分郡寄朝家重惟良之選廷臣先歷
試之材眷惟國恩允屬民譽恭以某官智推通敏器處
閑深薦揚中外之聯籍甚簪紳之論是宜總專城之重
任付維屏之要權士習先聲咸想聞於豈弟帝胥成效
將衣用於深嚴某猥以寡才率叨聯事將遂依仁之便
良多就義之歡行俟彼瞻更靳葆毓

回知郡某官啟

伏審某官涓休穀旦和布郡條郭伋治能亟上冀州之

最會宗威信猶為鴈門之騎夫惟達生徇天知命齊物
道兩均於進退樂無累於逍遙福履所綏啟居增邵且
陶鈞御世嘗獨化於無垠而倚伏在人密施功於糾纏
復自道其何咎於信處以奚繇勉務節宣即觀翔奮區
區之禱叩叩于茲

賀省主某龍圖啟

伏審光膺命書進躋延閣惟河圖之祕寶邃天祿之宸
居高門之選實嚴儒者之榮尤重訂茲慎簡具曰才難

恭以某官德茂幾先學躋聖奧侗儻扶義以特立珍睥
入神而不窮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而自總司計惇
大風聲謀國以忠措紳推其軌範作法於厚遐邇賴其
規模咳數經入之會繁利用厚生之廣博宜其疇厥成
績峻茲寵章既全阜俗之勲必繼富民之拜某効智無
似蒙廕實深側聆休命之行逾積由衷之抃

謝除直講啟

仰承休命俯積覲顏竊以儒林之官淵源所繫太學之

教道藝攸司上以聯師保之嚴下則總俊造之任非有
專門名家之傑博聞強記之資清修雪白而無疵黃髮
魁壘而特秀殆無以贊育材之化建首善之謨儻其倚
席而無聞必也瘰官而致寇國家養徒至博任能實艱
厯選代工未嘗輕授伏念某器惟苦窳志已滌卑窺陳
編而幾何迷大方而見笑陋駢枝之無用愧輦輶之增
華法令為師有司空城旦之愧廉能應詔皆小官累日
之勞進陪東觀之游出分百里之命惟小邑寡民之寄

加銅章墨綬之榮無汲直之才敢恥於為令乏冉求之
藝安見其非邦方期勵一割於鉛刀睎十駕於驥足盡
力農桑之課想見絃歌之風敢謂詔除忽膺朝選脫迹
下邑影纓上庠負乘為虞冰淵自懼伏遇某官經綸王
度柱石國基程百吏之器能矜一善之樹立密借嘘枯
之賜曲收吹呖之微底是空疎得階甄擢謹當發憤忘
老浚明自強窮經義於修行誦師言於勿失用竭鄙願
仰酬厚知

彭城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三十

宋 劉攽 撰

啓

回致政王侍郎啓

伏審需章得謝溫詔榮歸擢文昌之近聯貳春官之峻
秩允茲寵數繫屬老成恭以某官政為吏師道兼士則
慎白圭而無玷追黃髮而好修雍容龍馬之嚴左右虎

符之寄遂從所好高蹈乎止足之風洪惟茂恩閑勞以
官職之事安車之寵賜几實榮身沐謙光首垂珍翰銘
佩于懷敷述奚周

與運使某郎中啓

叨被詔函濫分符竹連城十數書社萬餘無尤異過人
之稱有蒙蔽寡聞之累將何以布宣明詔周察輿情俯
章綬而若驚按吏民而自愧伏惟某官清規格物盛德
鎮浮利術析於秋毫精鑒甚乎止水洪河之潤福并逮

於京師慶雲之輝蔭不遺於叢棘顧惟孱弱方賴芘庥
謹當悉心刑政之間竭力農桑之本庶立涓微之效不
貽刺舉之憂縻此簡書逋遙軒祀伏冀精調寢饋以副
禱詞

又

假守左符浸更流觴無昔人報政之敏嘗以自慙瞻使
車攬轡之嚴每懷多畏然而卿雲之廕有素大海之蕩
攸歸知其不遺賴以蒙免伏惟宣布多豫葆光益休恭

以某官令望映時純文貫道天材超乎不器心計迨於
無垠利術析毫泉貨流地聽聲察實九牧無以居其先
宣化承流千里莫不被其澤即疇異最行奉豐恩敢冀
順此長贏益綏祉福

謝中書舍人啟

選掄所及無間孤生綸綍惟行抑為重任冒寵已甚撫
躬若驚竊以發號施令之謂王猷考禮正刑之謂典訓
鼓舞四方之悟動裁成百度之經綸如春霆之有震驚

喻大辰之為喉舌上德司契中心無為必付代言之人
以著揚廷之事有子產之智則潤色無疑兼相如之材
而視草惟允其體甚大非賢莫居伏念某稟生冥頑為
器甌窳寡聞無約以自守曲學多辯而逾迷經為汎通
不如子雲之決洽文實骯骯同在方朔之抵嫫耜指何
言心術彌落悵燭武之內省少不如人愧袁脩之自強
老而好學方其多士之鱗集敢謂寸長之彙征擢躋內
史之聯驟陟右垣之奧漸階顙頊俊效智贊書厯數英游

中有近屬家學見付愧弗嗣於前兄宅相猶存敢自矜
於似舅揆量幸會實繫扳援恭以某官偉度兼容英心
樂育善不啻於已出士由是而朋來巍乎熙載之功赫
矣備官之節眷茲斷技振以餘光夫屈首受書信於朋
友者自喜以文飾吏用於州黨者已希而此逢亨奚以
圖報臨深履薄誓堅夙夜之心絜大度長頗論繩墨之

外仰謝乾陽之造次酬宰匠之私

原註一本云噓枯發
生嘗曲加於餘論陳

力就列不見棄於昌時造次頗齡竟蒙殊遇猶當潔修
壹志黽勉百為有益毫分頗論繩墨之外靜思深薄誓

聖風夜之心上酬天道
之恩次答已知之遇

賀某相公冬啟

伏以伯趙司辰天元正統迎律風于廣漠肇卦氣于崑
崙恭惟某官茂德格天純仁濟物惇大謨明之業慎徽
講畫之規一日萬幾贊贊而惟允六府三事巍巍乎可
歌履此令辰倍迎丕祉某溫叨符竹側企台躔頌山甫
之清風既深於心禱瞻平津之材館方阻於賓榮

又

伏以星象回天歲朝更歷和陽逮通而發滯青燁登平
而應期恭惟某官配德元精合符聖旦規模著于廊廟
明聲照於海隅傳說成功非阿衡之專美周公信處將
袞服以來歸端序惟新泰來協吉迎長之慶受祿祭昌
某縻此小邦阻前材館荷大鈞之賜既被於陶埏惟鳧
藻之誠則深于豫附

賀宋相公冬啓

伏以清臺測景候南發于建星神瞽攷聲協黃宮于元

律乾陽伊始君子其亨恭惟某官懿德秉夷潛神格物
慎徽訓民之典寅亮代天之工澤惠無疆功侔不宰蓋
靖恭守位猶足以格神豈弟不回亦稱乎求福況師尹
之寄勲業共茲方順履長之休眾集降康之慶某久依
鈞鑄適縻小邦趨門榮而莫諧仰符階而增禱

賀賈侍中冬啓

伏以氣萌黃宮律正天統景迎長以建極陽來復而邁
亨恭惟某官忠亮秉彜肅恭宣哲惟幾所以成務謨明

是以弼諧藝之風聲世幾久大之業載其清靜興講畫
一之歌履此令辰倍迎丕祉阻前修慶架劇馳誠

慰李端明侍郎啓

伏念數舍非遙一官攸繫國風庶見棘欒是先繩墨所
羈倥偬無暇瞻德閣而載聳搖心旆而實勞雨露益濡
松檟增遠孝思不匱福履無他昔曾參過哀子思謂其
難繼弁人孺泣尼父稱其可傳必惟扶世而道民有以
順變而就禮仰新寬抑庸副禱詞

回省元劉聚啓

伏審光被恩詔顯登上地伏惟慶慰恭以先輩天機粹
茂心術淵通審問慎思獨潛精於道奧席珍待聘屬嘉
會於昌辰壽王則海內少雙陳遵為後進之冠率馬以
驥雖蹶塊其何傷濟河焚舟顧收功之未晚利器動而
不括先聲勇以無前多士並驅咸嚮風而歛衽有司妙
選若刈楚而合符中以前期復茲舊物主上矜子虛之
說喜於同時擢平津之文並躋異等修塗自此廣譽藹

然某早以宗盟復聯世契情同叔譽每流連於女侯事
類陶丘喜奮翔於正禮敢期厚眷垂貺長賡研味絢辭
想見丰表佩銘之至數述奚周

回劉齋郎啓

原註恕
之子

遠承芳訊知拜新恩追惟昔遊恍若宵夢嘉素風之克
紹喜少成之自然周南滯留尤積子長之數女侯盛德
徒深叔向之悲未卜披瞻但多馳仰炎暘在序福履增
和益務保調佇觀翔奮

回謝曹相公啓

恭審光被策書進陞鼎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猷濟
美偉量映時知畧信乎士心凋僮以為己任歷試繁會
擢寘深嚴肺腑懿親穰侯有旦暮偃伏之愛股肱重寄
申伯成方國蕃宣之勞上惟敦崇異姓之賢褒優元舅
之重國典該備廷論僉諧亟疏茂恩粵躋上袞俯聆休
命方激鄙悰何謙光之過中示服寵之增戒曲垂珍牘
采挹高風銘佩之深數宣曷究

回宗相公啓

局跡小邦棲蔭上府德化所及實被賜於下流咳唾之音屢承教於諄誨近者仍蒙鈞念寵賚醇醪東閣優賢雅資於燕喜西曹容士兼忍於鴻茵自惟懸瓠之姿非復曳裾之列敢期不遺疎外過沐涵濡恩顧所深麴蘖加厚感銘之素啓處不忘印綬攸縻門闌伊阻仰祈上為宗祏精調寢興

回新館職某啟

伏審光被綸言進躋書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稟秀翹
穎立誠粹和包衆美以裨身緯醇文而輔德學積微以
至著身藏器而待時蓋人不易知或大材莫之汲引而
士亦難進雖聖朝有所滯淹及其詔書額俊而思皇宰
匠精心於推轂拔十一於千萬謂寡二而無雙於是騰
聲帝臺取雋衡石沛乎巨魚之縱壑肅然振鷺之充庭
萬彙為之虛懷多士是焉屬目聚觀李邕之顏采紙貴
左思之文華奮飛巨量修途自此蓬山道室未足喻其

英游金門玉堂佇前觀於逸步何謙光之過厚亦氣類
之不忘垂示長賤鋪宣麗藻願言佩服曷罄敷陳

回章某啟

伏審論士賓興登名舉首恭惟慶慰解元著作學規聖
奧文貫道真益好古而敏求則於政乎何有士林華甚
官閭蕩然興廉公車著書東觀昔馬周既貴恨不接於
俊科陸遜厄封尚復從於州舉益鄉書之重儒者為榮
高材軼足絕景橫驚無出其右益知田叔之賢喜於同

時方就上林之賦猥勤車騎垂顧衡茅仍墜珍函獲窺
絢藻既瞻風表我心則降佩服徽音永以為好

回鄭先輩啟

伏審光膺遠東榮擢俊科伏惟慶慰恭以先輩懿實清
修瞻辭敏給升堂而覩奧拔類而軼羣本行著於州閭
英聲騰於庠序蓋登高能賦廉爵之端數納以言取士
之柄詔書所以興賢而論秀主上於是明試而程衡果
惟全材實當茂選方賀得人之盛未遑削楮之儀敢謂

謙光曲垂華簡均與祭之深慶敦汎愛之純誠感佩之
深敷宣曷既

回謝諸先輩啟

伏審光被詔俞擢陞上第伏惟慶慰竊以服仁義者貴
際先名實者為人故懷寶迷邦皆曰歲不我與羸糧躍
馬懼乎時弗再來矧惟右文遺辰好德錫福砥節厲行
孰不畢義而願知並驅爭先亦獨得道者多助迺其羣
百郡而秀出冠千英而奮飛側跋高風實曰盛德恭以

先輩氣函經緯學際淵源本行配乎鄉評令望藹於士
論衣錦尚褰蓋君子闇然而愈章超駕絕塵則衆人瞠
乎其若後且中多可以與祭而能賦謂之德音有司由
是以名聞明主固許其試可得人之慶在廷所同敢謂
虛懷若冲謙光自牧迂軒騎而左顧捐燄燿而見貽佩
服緒言啟居無斁

同趙通直啟

伏審程文華省更秩外朝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宇宏

深機符明粹力學為己立操不羣信厚之風固有光於
麟趾詩禮之訓蓋兼得於鳳毛暨於發策決科席珍待
問聲春容而愈遠刃綮肯之未嘗言必中倫動而有獲
遂分休渥粵寘周行自昔宗英率居郎選子政叅石渠
之論駒駉與東觀之書以多士之歎譽加本朝之惇敎
奮飛自此修涂巨量想見英嶽側深聳慕敢期厚顧垂
貺華歲雖傾蓋之未遑而雜佩之為好感銘之素敷述

奚周

回穎王啟

伏審光膺命書進啓成國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純粹天
挺溫文日躋大雅不羣必造次於儒術為善最樂實光
輝於本朝由是剖符大邦書社東夏上惟立愛始於自
近進律所以疇庸咨詢在廷若稽前訓備物典策益隆
夾輔之尊錫山土田更重陪敦之數誕告伊始輿情翕
然豈期謙光若冲遜美自牧流示緬藻曲形至言申畢
于三銘表無數

同東陽郡王啟

伏審受策大廷分茅南服兼鼎司於上袞總兵要於中
權寵數優隆輿情悅洽恭惟某官經德淵懿秉心粹和
要道適乎時中力學見乎日益是實麟趾之美所謂磐
石之宗國朝隆親親之恩益昨土以蕃王室惟善善之
意資論道以持國鈞大公不私夙古無愧方修鉛槧馳
上慶詞遽沐函封曲垂芳翰寵至而戒仰欽能降之風
卑不可踰深挹謙光之素佩銘之至啓處弗忘

與宋相公啟

向審觀文相公改鎮許田假裝周道路車乘馬實元侯
之舊儀袞衣繡裳幸屬城之覲止輒復掃除郊次瞻企
驚音猶謝國之喜申侯甚魯人之望高子遽承改轅便
道抗旌屆塗雖階符之暉不遙於霄漢霖雨之賜猶遺
於陋邦悵悵所深啟處罔措伏惟跂履永久綏固和俛
逼章綬之攸拘趨門墉而弗遂跂數茲舍之近邈有三
歲之恩惟祈上為宗祧精調寢餽

與孫觀文啟

跼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杭輦之艱畏此簡書居積道賸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啟處用康伏以某官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個儻扶義而濟功內叅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效巧厯猶知其必然污隆之期賢者益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襁龍章而無愠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循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道

遙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
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與富蔡州啟

拜遠階符驟更歲序奔走道路壅蔽朴愚雖竿牘之儀
闕於自達然門闕之願未之敢忘濫承乏於小邦幸偃
風於上府涵泳洪河之潤瞻仰巖石之崇廉此郡符阻
前賓席伏惟偃息惟屏翕受龐禧恭以某官體經緯之
純文極皇王之本務輸忠廟社協德股肱蓋竟以四岳

統諸侯周以二伯倡九牧今之開府而作鎮亦曰陪京而右王然而搢紳之心則在霖雨之望佇正台袞以副輿情

回呂內翰啟

伏審膺明詔之數求首禁林之遴柬持橐簪筆極侍從之深嚴大策高文兼號令之溫雅德選攸繫僉謀允諧恭惟某官操履端冲文華珍粹正容足以悟物令福由乎殿邦世稱高陽實濟其美士推李固是復為公簡在

淵衷亟疏寵秩豈特追長卿之視草偕楊秉之授經方
將訐謨遠猷摠發素蘊必復其始永觀厥成自聆休命
之行甫慶得賢之盛敢期厚顧垂賜華賤佩服之誠數
述奚究

賀葉內翰啟

伏承光膺朝綍入踐玉堂蓋侍從之上游實文章之劇
選伏以某官積學闡奧沈機照徹經緯之氣甚高謀謨
之術維懿久宜振纓內相矯翼鑾坡以富國之偉材奪

司會府因飛蠅之餘謗暫屈英藩朝廷思賢士類引領
果亟下於明詔方入見於北扉某辱知頗深聞命增慶
念守挈鉞之智莫伸進面之儀延睇軒旌祇勞肺腑伏
冀上為宗祏精調寢興

謝樞密某諫議啟

向膺中詔出預專城剖符得人深愧逾涯之寵負乘致
寇匪惟不稱之羞由蒙化於大鈞幸不遺於蟠木夫賜
而不德此誠真宰之風貪於自私茲乃小人之智輒捐

竿牘毋溷高明馳光寢移恩闕坐阻晞符階而載聳搖
心旆而靡寧伏惟贊襄萬微翕受多福恭惟某官學躋
聖奧智為帝謨躬人傑之茂姿韞王佐之妙略運籌制
勝固千里而不違舞干數文亦七旬而來格行正鳳池
之拜以副海隅之心

回孔朝議啟

叨膺中詔濫預專城奉使典州既繆澄清之寄剖符莅
郡未知豈弟之方矧東魯之奧區餘姬周之遺化禮義

好學士風甚修桑麻養生民業既富將以不擾庶乎有成言詢鄉校之賢實得聖師之裔峻秩惟月高義薄天夙叨傾蓋之游茲有垂仁之便遽承珍翰垂喻深衷佩服之誠數陳罔迨

回參政某諫議啟

伏審光被制函進參機政賢才之舉不待次而後宣聖賢之符必非常而胥遇夢卜以之先協占象動而吉期上心定于勿疑僉論由是允若伏惟某官全德具美逢

辰致君雖巽避而弗居如譽試之已效側聆成命方慶
遠圖過墜珍題曲形謙德

回留守某諫議啟

茲者被命來東承乏居守會隼旗之稅駕奉麟玉以交
符京兆五日之期此仍半古詩人三秋之思顧已積年
既挹高風豈勝厚幸爰及簡書之畏敢踰信次之間遽
遠莫標益榮吝膺力息床而就舍謀裁楮而置郵敢謂
謙光猥貽華翰佩銘于素啟處增榮伏惟某官學茂幾

先智深物表論議出于亮直文彩著于彌彪式嚴公輔
之求僉許爭臣之選即期登拜以副輿詞更冀寅為宗
祧精調寢餽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三十一

宋 劉攽 撰

啓

與王承旨啓

効智小邦 晞風右省 雖期會之事 幸免于沈迷而緼墨
之間 自慙于結約 思復侍側 儻之論 窺雍容之輝 眇如
雲霄 倏更歲律 伏惟陟降 帝側 綏養時中 恭以某官德

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經義
精通文采英發贊天常于筆舌明帝制于典謨海內服
其詞宗主上許其國器必且擢躋柄輔代熙化工推其
不世之資用格非常之業

又

僻守遠郡有張敞繩墨之嗟願為中郎無汲黯禁闥之
望瞻仰當世之傑侍從鈞天之游邈焉雲漢之高益歎
泥滓之陋伏惟燕見多暇啟處用康恭以某官德貫道

樞學優聖奧言必垂于士則智悉諧于帝謨于以經緯
人文贊襄治體譬猶玉衡平物無釐毫之差元龜告猷
絕幽深之阻輿論斯久休命歸焉

又

伏念託茲僻陋之邦迷于期會之務雖馳情而無極曾
奏記之非時仰惟德宇之寬深察小夫之志幸未忘于
曩顧猶竊冀于薰容隆暑在辰燕見多暇吉祥止止啟
處休休恭以某官性茂天機學優聖域處全德以耀世

振遠猷以致君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且中外之任
試諸難而已周而文武之材見于事而咸效上方酌輿
論之僉屬峻寵章而奮庸敢冀上為宗祧精調寢饋

回知府侍讀某給事啟

比者寵分左符即藩巨鎮昆吾舊許是惟奧區黃霸穎
川素推高第良臥資治以副輿言恭以某官學茂臨幾
志深許國調護之寄嘗羽翼于東朝丞弼之求宜股肱
于近輔惟是陪京之重實觀報政之休茂風聲于一方

流河潤于千里豈其謙光示好珍贖惠音詳味于三佩
銘兼極

為韓相公回文侍中啟

比者叨膺詔策登冠鼎司愧非柱石之資猥預股肱之
選遜避無所黽勉効官國家嗣五聖之丕圖接千歲之
絕統禮樂制作而大備憲度著明而日新夫惟承弼之
求夢卜為重未有輕棟梁于構厦簡舟楫于濟川豈其
寡材可使非據如某者學慚適道智謝興發驟承之于

實行每願忠于就列已試之效曾未覩于毫分求舊之
仁仍拔出于千萬震跼殊寵泚汗厚顏默焉退思抑其
有自恭以某官義敦舉類明極知微鈞治之工既裁成
于庶品吹噓之賜早借譽于當年以是最爾薦蒙休命
方仰遵于講畫遽流示于誨言過形溢美之辭深喻逢
辰之幸佩銘于素啟處弗忘

賀文侍中啟

伏審勉膺詔旨進服寵章讓德深高民聽皆聳懋功維

典聖瞻靡移大廷拜嘉措紳胥悅恭惟某官為國元老
致時太平總金鼎玉鉉之和兼黃鉞豹韜之重文綏武
服垂憲建休而粲然風揮日舒贊襄輔和而允若主上
以二伯分治三公惟人外資作牧之權內倚納言之任
併疏寵數粵疇顯庸重以中朝夙夜之賢方內游談之
士聆其風者咸曰休哉敢圖遜與過隆緘膝荐及窺藻
文之溫密俯蓬心而悚惶

回判府文侍中啟

伏審寵被制文進躋左相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包人傑
之偉量躬聖相之茂資總國鈞而迓衡兼天爵以經世
正色率下風動乎海隅之邦無疆惟休日新乎賢人之
業來全秦之舊壤當西土之輿區總制諸戎折衝萬里
分閭注意資元帥之中權珥貂建旄極上公之寵數帝
眷茲茂民瞻所同雖齊侯賜履之榮吉甫為憲之盛銓
德度義異世同符尚復懷謙若冲遜美弗處辱緒言之
來暨欽三讓之采高佩服之誠啟居無斁

賀太師司空文侍中啟

伏審受策中宸躋榮右相峻上公袞章之賜兼師垣齊
鉞之尊令德維宜興情胥洽恭以某官職用道本智極
時中嘗自許以皋夔期致君子堯舜肇允初試靡求近
功蓋夫元精所生將保佑于明主大儒之效必光榮于
本朝昔阿衡之相有商畢公之輔周室禮樂制作通丁
百年之期老成典刑厯贊三后之治彼竹帛所記用為
美談而聖賢相逢親降盛旦海隅徯治乎風動黎民王

變于時雍而後推功名而不居執謙退而自牧主上以
講畫可以勿失偃息猶之作藩重違至言詳案故事併
疏優典以徇朝僉資姬旦之留周命魯公之拜後凡預
觀聽孰不欣愉某跼跡小邦晞光榮座徒有執鞭之慕
邈無齒錄之期瞻望台階卑情不任區區之至

謝留守文侍中啟

伏念某樗散之質瓠落無庸早繫陶冶之和密預丹青
之化起于病廢仍沐選掄以斗筭致寇之材濫虎竹專

城之寄賜而不德固元宰之休風眷言所歸抑小人之
素願屬章綬之攸繫趨門闌而靡諧仰惟居守別都惇
樹寬教吉祥止止啟處休休恭惟某官道茂天經量兼
人傑純固所以幹國淵潛足以禮神思致君子勛華獨
比德于伊管伯始佐漢天下美其中庸吉甫在周萬邦
憲其文武蓋唐堯咨四岳以共治康王勅三后乎保釐
夫帝皇之模豈不同條而共貫中外之任固將均逸而
優勞方詠袞衣之詩復下玉堂之策

兗州賀雍王除本州節度使啟

伏審顯膺詔策光被寵章進位上公啟封大國本朝隆
建親之典東人榮賜履之儀凡屬統臨悉同歡抃某方
拘印轂阻詣賓除瞻望台庭不任聳躍

賀東陽郡王啟

伏承肅遵詔旨恪膺命書注意所存允協士民之望撫
封攸寄益知屏翰之尊伏惟某官國器宏深天機秀發
樂為善而不厭求多聞而益彰金玉其相社稷之鎮分

茅昨土外則建乎懿親登槐秉鈞內則倚之元宰寵數
加等盛德謂宜側跂英標俯深聳抃阻修慶謁徒極欣
愉筆舌所宣萬一奚既

賀潁王啟

伏審涓休穀旦受冊上臺帝命往諧廷論胥慶恭惟某
官蘊中和之正氣挺明允之篤誠體喬梓而自修而圭
璋之特達樂善忘勢綽然時敏之休處師弗煩卓爾日
新之美是宜錫介圭而頒瑞加金輅而撫封啟公車千

來之尊兼附庸四等之富以今況古曾何可倫尚德展
親于是乎在側聆嘉惠俯集歡棕阻叩賓榮少伸鳧藻
回通判某郎中啟

近者齊舲粵趨便道幸緣觀晤良副傾依遽遠風儀寢
更月律承榜人之枯膠緩葵戌之瓜時既審涓辰已新
條教辱飛文之見暨戢厚意而巨量長夏絆炎普神泰
定齊城既庶厯下為尤邦政所先治中居右佇聽宜民
之詠即膺側席之求勉務保和以符言願

回長官某員外啓

從事侯藩託居仁里聆素譽于鄉彥尋雅游于中華欽
仰風徽內多景慕何意隆謙光之厚德垂芳訊之縟辭
詳味于三佩服無已伏以某官天材超越吏術該明千
室鳴絃久蔚武城之化三年奉最將紬束觀之書更冀
葆光以符言願

謝宋相公送酒啟

伏蒙垂顧具寮寵頒名酎揆嘉魚之燕衍愧小人之屬

饜飲醇味和既旨且有伏惟某官位隆九牧化覃二南
賜之所加世以為幸夫何懦品尚沐不忘麴蘖之精固
常厚于君子餅壘之恥仍不遺于小邦拜命自慙銘表
無敦謹當推賢將簞醪之意使其上下必均法詩人瓠
葉之章不以菲薄廢禮卑情無任荷戴之極

回某知縣啟

閭阻風微馳想談晤側聆敏政竊喜仰成辱惠緘題過
形異與佩銘于素居處不忘寒律向終谷神增勝更靳

善毓以副願言

回臨濮某知縣啓

瓜戍有期芝書適及俾從久任內愧無庸荷天澤之逾
涯顧郡章而增惕敢圖後念垂貺華賤披繹以還佩銘
奚究方隆冬之凝烈惟福履之綏寧益冀保頤以俟鷄
奮

回知郡某太保啓

過叩朝寄假分郡符瞻賢王恭梓之區每虔禮貌聆鑒

石維翰之秀載仰丰徽豈謂謙光忽垂華翰研味勤勤
之旨徒深叩叩之誠方此長羸阻前談對勉希葆攝以
俟寵光

又

閭奉音徽倏更歲驚驀場洵阻郵置差池懷賢之心向
風增歎何意愛之過厚辱緘滕之見臨披玩于三佩銘
無斁欽承藩政多裕天休降康伏以某官智畫沈深機
符敏銳威望久馳于敵國誠心素信于士林鎮靜一方

既獨推于治最折衝千里曾何假于勇功行疏茂恩以
酬美效

與都巡某太保啓

比者叨膺詔除獲貳郎治顧以迂疎之質猥當闔決之
權言詢事聯側聆民譽恭惟某官智畧恢歛威名著聞
佇奏課于中宸即升榮于男爵未親豐表遽辱華緘銘
佩之深數陳固究初寒屆候保攝是祈

與蘇州知府某太卿啓

拜遠門墉倏移歲律道塗負邈居絕馬牛之風簿領沈
迷遂曠竿牘之禮內訟疎慢笨集悚惶恭惟某官淵量
雍容純誠厚載惟樂善而忘勢遺蓬尊之在躬寵薦孤
生親于抗禮錫以瑤華之問穆如咳唾之音佩服珍詞
銘藏丹腑始秋沆碣德履粹和神明所扶豈弟多福三
江震澤擅富庶于全吳西振左司著名稱于前世牧守
之重今昔攸同然而本朝舊儀上卿特揖固將坐論道
于兩社豈宜專報政于連城更冀精調寢興寵綬戢穀

回致政成承奉啟

今者軒車來臨談晤為慰疑年已逾于絳老畢娶何類
于尚平載仰高風足論傾蓋際別之後渴詠良深猥沐
函書但多銘佩

謝制置發運某待制啟

伏蒙謨意謦材過形薦贖奉令承教曾未効于毫分
枯發生何遽承于咳唾愧慚無似起居不遑伏惟某官
智略淵微神機敏達獨究阜民之術內深當守之知半

策所施錢若流于地上一言之助士或起于塗中以是輻湊通物之賢雲集佐時之傑或冀陳力而就列畢義而願知縣歷歲時奔走道路必著成效乃沐先容其有所譽莫非已試如某者天姿揜淺儒術闊疎講誦師言無益商功之妙顛瞑古學殆非應變之方跼蹐海邦苟逃官謗惟吹噓之所及雖夢寐之未嘗敢圖不汝遐遺副之甄采仰揆宏量曷測深仁蓋大賢以泛愛而為懷周材以信順而具美俱收並用乃全百藥之功失少獲

多無害五祀之善以茲孱弱驟玷掄揚謹當繩墨首公
永淵勵已冀收涓露之效以荅邱山之思

回教授某主簿啟

伏審光膺詔選來莅郡庠鄒魯之風去聖逾遠師儒之
教得民匪輕喜聆茂恩實當遶東過承疏問良極感深
即遂披瞻更希善疏

回泗州李駕部啟

猥承人乏得攝郡符惟舟車之要衝且牒訴之叢委稱

過使客若干廚傳之勞期會簿書疲于簡對之事以茲
曠日未嘗少間雖托寶鄰寶疎竿牘仰惟布宣多裕啟
處集休道路之謠已熟聞于善最河海之潤亦并及于
下流行佇豐恩以符興頌

謝王駕部啟

伏聞誤意譎材過形薦牘効智幕府顧為隸之尚新騰
章公車荷特達之已甚且今牧伯之任蓋為耳目之官
知人安民前典之成訓選士報國明哲之用心固當得

魁礪不世之材清修達識之善結課居最從事獨賢而後稱副旁求光輝藻鑒拔茅連茹以三陽之藹亨將車維塵祇百憂之自悔伊昔攸重豈今獨然伏念某植性弗明從學加陋聞見不踰于區蓋論議常遠于事情幸中第于太常蒙代耕于祿仕賦命多舛已懷曾氏之悲久宦無成私慕長公之志復從銓調仍預賓筵文學備員以不材而自幸庶能應詔豈衆賢之敢偕且小官必藉累日而為勞本朝不以虛名而取士而此愚戇無似

閤閱未聞雖使有斷技之稱亦宜居已試之後敢期吹
嘘所及庸暗獨先加溝斷于青黃資燕市于顧盼撫躬
自愧量力奚堪伏惟某官德度淵冲精識周敏樂善以
為己任泛愛以厚人倫謂客衆矜賢以示育材之旨且
拔十失五未墮得士之規忘此疵瑕樂其樹立櫟社之
夢幸匠石而有成蒼蠅之飛賴騏驥而自致敢不恪修
士訓祇服官箴羔羊素絲竊希于一節塵埃涓露或冀
于寸長無負厚知以羞善類

回沂州知郡某駕部啟

疆場連屬雖犬相聞側承布政之初已洽宜民之誓方
修竿牘遽沐緘題以謙光之過隆知睦鄰之深幸伏以
某官材猷敏粹知慮優長至必有聲事多厯試暫此維
藩之寄即觀報政之休良務葆調以須超擢

回新知州王駕部啟

向被銓符獲依郡幕仰卿雲而知庇懷爵刺而自通遽
乎三戰之門喜于一見之賀遽達德表寢易馳光紫泥

新書竦聞于休命青氈舊物仍復于高閣謁如道路之
謠想見澄清之轡敢謂不忘曩顧曲垂緒言側承咳唾
之音甚于邱山之賜恭以某官盛德濟美全材適時學
與仕以皆優聲中實而並茂譽于所試去常見思是宜
付千里之權當三輔之重尤異之績可俟奮飛之漸詎
量某効智甚微承教有素瞻前旌而載聳依大厦而逾
驩伏冀益務葆頤以符祝頌

賀某省副啟

伏審光被檢俞造登計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天材長
楸國器宏深必無縈肯之勞文含經緯之氣出宣使指
居為吏師實遷有無民不加賦商度功利地若流錢果
疇美俗之勲進貳大農之柄孔桑心計蓋擅譽于無垠
商管利權方收功于既富某早承推顧側聽豐恩由印
韞之見拘阻門闌之脩慶

回富相謝官啟

伏審還節將壇升榮揆路陪中宸之秘奧總行臺之會

衝錫命深優服寵惟允恭以某官純誠體國丕績在民
德愈盛而若冲名既遂而弗處屏翰列辟偃息足以作
藩師長具僚體貌繇茲比重方深慶悅遽辱緘滕仰窺
邇興之束俯積佩銘之素

彭城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三十二

宋 劉敞 撰

記

直講題名記

自三代以上教學之官為重其在周師氏保氏是也漢世以四科辟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此三公之任師賓之材也其二曰經明行脩能任博士溫故而知新

可以為明正己而物正可以為修蓋所謂德選者至于
文能案章勇足決斷非不切且重矣任為御史三輔縣
令非不劇且要矣然而三輔得及之焉其重輕先後豈
虛言而已哉夫治起撫就事以趣辦由武夫崛起與文吏
一切莫不言材計功者當是時也人謂學校無所用及
夫治世隆平既庶而富武斷無所施其謀強固無所售
其力在上者方便百姓興行幼學孝弟耄期稱述修其
習中之誠以應事物俯不忤于人仰不愧于天然後知

教學之為達材成德也是故學官之重輕繫世法之上
下非強有所左右也賤生于無所用貴由于不可得已
爾宋有天下百有餘年庠序之教遍于四海乃京師太
學之盛近古未有朝廷法號施令名臣建議興事未嘗
不以為先由是觀之其為太平至治不其然乎唐制博
士三科上為尚書其次出為部刺史其下不通政事者
悉以補諸侯王師傅是故公卿之選由博士升者最多
自建隆末學官之至相府侍從者蓋嘗班班焉惜其未

書紀錄無以詔後問于耆舊老人得某甲已下若干公
故必作記刻石具列名氏遷徙歲月不知者蓋闕俾來
者得嗣而志之焉

羣牧司題名記代韓龍圖作

國馬之政周以校人中大夫漢以太僕中二千石掌之
則國朝羣牧使之任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以給
齋道田戎之役周之制也約漢京師有六廐五監邊郡
則三十六苑以盛武事漢之制也侈大本朝監于前古

國馬之政由舊至于熙寧大新制度綜覈名實以監牧
之在郡縣者寒暑暴露不能致息而惜其土田之良寧
以與民于是盡斥賣其地聚其賦以市馬而以畱秣度
支移之三司馬不復在牧餼秣以時蕃庶維嘉益輸金
帛以與西戎市馬之未東者躡迹銜尾千萬不絕費不
出于大農而國馬大備于是內供郊廟之祀外儲軍旅
之用義勇保甲之士當受馬于公者及近臣之賜予使
車之驅馳無不給足昔者魯僖公有明德詩人頌之其

序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國人宜之夫馬固武備雖諸侯不可闕也而牧馬者或以妨民及魯侯之善在不妨民不妨民是之謂務農重穀而遂稱之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其不信乎魯雖諸侯小邦而頌詩所褒尼父有取焉尼父之所取則我朝之所用夫聖人之治四方風動何遠之有故國馬之數兼于周漢而宜民之善存焉駟之詩曰思無邪思馬斯才夫以區區之魯諸侯之事必當思馬無邪而馬斯才況以天下之大法駕之奉居

其官者豈易為之哉某年某以某官領羣牧使事適當更制立法之始思之無邪豈敢自謂能庶幾于古人惟前日之在官者戰戰兢兢猶吾志也于是刻石作題名而著其語于敝端漢書公卿表太僕名氏厯厯可攷今之題名猶班氏之志于以備史官之採可以無遺自某年始從某人以下凡得若干人來者可繼而書也

開封府南司判官題名記

舊京府皆置少尹二員及他官領尹事則少尹更為判

官與推官二員通掌府事四員者名品雖小殊無分職也國家太平日久生齒增息京師至三百萬家盜賊獄訟文移簿籍十倍于初故府官力有不暇給矣治平三年始詔增置判官一員領使院事民間謂之南司自是府事始分盜賊獄訟北官主之南司惟文移簿籍是察于是事舉無留而官得休息暇逸云好事者或侈大文書之多猥云日一更筆其實不然其最盛時在朝晡以二辰決之無遺然來事源源不絕迨昏黑而後止彊敏

者有餘不及者不足理之常也初置官孫坦領之至熙寧十年凡若干員某得承諸賢之後因錄以為題名記并敘其端來者得嗣而書之于是某視事歲過朞月日無餘寶元豐元年九月四日也

曹州脩城記

曹與鄭滑故皆為輔郡今二州地入于王畿維曹白若夫曹固古之成國也故振鐸文王之昭定陶濟陰二漢帝子之封以至于今董三軍之衆建牙揭節為東藩首

而親賢領之其亦重矣哉古之制禮者貴其稱是故諸侯臺門門阿城雉之數皆有常制所以為威重不踰國家承平歲久天下之民日服禮義白首之老不見兵革自邊圉城守之固或外戶而不為修曹之壁壘隳頽不如古制亦何怪焉雖然是亦長民者之過也易不云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為可得已而不為者不智者也以為不可得已而直重勞惜費而不為者不仁者也百姓之議如是其可不畏哉于是命工板築而更新之營

室之中立哉亢事暮而告工休凡周九里有畸其高二
十尺其厚上殺下什七度以尋焉益為四門門皆有亭
既成擇令名名之夫古者作器能名以為德音之音四
方之賓至者將以觀政焉宜乎其名之必可言也可無
慎哉自曹西行二百里則至上都間無異州郡上都東
北門亦曰曹故名西門曰陪京亭曰承流見風化之所
先被也詩曰薈兮薈兮南山朝隤今南山雖庫寶曹之
舊薈蔚雖微足以澤物故名南門曰隤雲自南門行百

里則至商丘衛風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名亭曰跂望河水東過定陶而為汎謂之汎者欲其汎愛之道不可不廣故名東門曰廣汎古稱陶為天下之中陶多富人故名亭曰既富自曹東北三百里則至岱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泰山吾誰仰止乎故名北門曰岱陽朝日之所自出故名亭曰賓日昔衛文公之城楚丘豈得其時制詩人歌之大雅亦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春秋築城皆書于經重興事先民務

也記新城之役蓋春秋風雅之旨云于是書之

河南府密縣新作縣學記

密古侯國也在周天子時為王圻惟洛陽處四方之中
天地溫仁之氣始乎東南肅殺之氣肇于西北氤氲磅
礴起而相接至于地中而大和會故四序節于是風雨
時于是降而在人其溫仁肅殺益均有焉以學則達以
從事則明是其履中氣而不偏者也先王之所以建都
豈特取其道里遠近均哉亦因人之易化而政易行也

密于洛陽為近在周時賢君聞人固多事久不傳去周
三百年而卓公始治之勞心愛人教化興行百姓至不
忍欺焉由卓公至今千餘歲矣其上遂無善政可述其
鄉遂無聞人可稱豈天地之中氣更于前乎抑化之者
失其術耶七年友人楊君始為此邑楊君儒者好古而
甚詳故其從政知所先後既至則平辨曲直誅其無良
而拯其無告豪猾大姦始畏威而知有刑罰焉曰此足
以制犢民矣所以惠善民者未也革簿書均貧富籍丁

口田畝桑柘廬舍馬牛民人之數一毫不以任吏上有
賦役視其財力而等差之百姓始得其職兼并者不獨
逸鰥寡者有以自活曰此足以惠善民矣所以興秀民
則未也于是始為學因仲尼之廟而權輿焉財不出于
府而木石埴甃之費備農不失其時而樸斲塗墍之役
饒其顯敞足以行禮其儉素足以為法益求經籍增置
廩米迎明師而居之身為執經以先諸生于是里人舉
欣欣然慕從夫縣令南面而治有人君之道焉其于化

民風下足以移易又況因天地之中先王之教素著乎
孔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縣令雖至遷固嘗
三年淹此楊君之去吾見密人之學而成德者多矣邑
多賢者則百姓興行忠信相與于以繼卓公不忍欺之
政不其然乎故為作記刻石以示來者以風鄰鄙以識
密政之可法以知吾言之信也

汝州推官廳記

天下之命官鮮有以賓稱者凡賓者主所與敵體而亢

禮者也是故酒醴幣帛之養莫厚于賓進退周旋升降之禮莫隆于賓諮諏聽受議論可否莫嚴于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莫逸于賓天子無客禮以先代二王之後為賓諸侯以其國相賓卿大夫士以位相賓至于鄉黨宴射以其賢者老者為賓賓之貴通于天下若夫百官官府之治有正有貳有參有師有旅上之所以待下下之所以奉上督責行焉攷察用焉是無預于賓者獨州郡從事位下祿薄無列于朝顧其稱曰賓職何哉凡州

郡之治非兵戎則盡農事獄訟簡書也縣治民于內將
治戎于外獄訟簡書則諸曹分治之而從事居于其間
出入風議周爰咨詢無所適主無所不察將順其美拯
救其惡是誠有賓客之道焉謂之賓職也固宜雖然朝
廷之命稱甚詳既予其名則不可無其實名實之間士
大夫之所當辨也將由夫守道好禮之君子乎則端直
其身深謀而遠慮使其語言必見信居處必見嚴其主
又能優游敦尚之如是則兩得之矣將由夫好利冒進

之小人乎則將倍力為巧侵取百吏之治以為己勞其
語言不信其居處益溥其主又且迫切督促之如是則
兩失之矣是故為賓職者不可不察也皇祐四年予為
汝州從事始事衛尉卿林公其後資政殿學士吳公又
尚書郎王公又太常少卿張公郡小無事四公皆賢予
固優游竊幸於賓焉自昔官府皆有題名記書其所嘗
為吏者郡獨無有求於簿書歲久漫不可省他日尚書
屯田員外郎張君景伯過汝君亦嘗為州從事為予言

之自張至予凡若干人予取以為記而載其說張君恬厚信士也其為從事蓋良賓客矣故自張君始

泰州玩芳亭記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叢植稻生員城地尤良朱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

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滌洄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是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之植也雜英粉糝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為已設也能者取翫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滌而不食為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兗州美章園記

魯泰山二郡國四千石所治今合為兗州都督東方大

府也自昔典城剖符皆達官鉅人吾問於耆舊老人其遺風餘烈蓋罕傳焉獨府舍園池亭榭得二三公之遺事李丞相鑿池為濟川擷芳亭孔中丞名嶽雲亭傳侍郎新柏悅堂李右司作蒙觀綠野三亭凡此遊觀皆爽塏而高明邃深至今以為美用是觀之惟諸公曩昔之治其亦若此固多愜於人心者矣夫教令因民而設施者也賓僚與時而聚集者也方其時以為善既過則泯默寂寥然古人有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況

此數十年之久其能勿忘乎自予從宦四方閱州郡園
圃如此府者蓋鮮而無令名以顯之亦可惜也座客聞
吾言而請之為其多喬木焉因目之曰美章夫珍章嘉
卉所以逞顏色娛心意者可一日而具也今此長林美
蔭高十尋大連抱非千百年之積不能至此以謂有老
成畜德君子之風資以定名不亦宜乎乃命除道南出
開大門揭榜書之既又刻石廣其說以示後曰凡塗墍
梁棟梓匠之所可勉也戒勿隳廢而已良幹豐本受命

於天非人力所能及戒勿翦伐之爾北望岱宗南眺鄒
嶧巖崿蒼翠洩雲興雨天下之壯觀能者面之明耳目
就空曠以達其胸中之氣不能者面之亦何隳廢翦伐
之虞乎

象山縣西谷記

在五季之世州郡兵事為重吏以武猛威暴能取民者
處右是故縣令養民之任益輕所用多非其人人之相
嘲每靳愧者皆以縣令為諺及宋興始以廷臣行縣事

於是大縣劇邑稍得良吏矣然僻陋窮遠之鄉尚畧如舊方此之時象山絕處海上官無令尉獨主簿為治其重者一切為簡易吏民酒食相通繇是士大夫莫不以為諺云慶厯初詔書益重縣邑之選使州郡以令舉才而用之象山亦增置令一員自爾至今且三十歲所更九人象山今遂有善政見紀於民遂有聞人見用於朝夫民無近遠莫不可以興治而為吏者安可以不審擇如此吾又以見太平之世其治詳而賢者衆多也舊說

徐福為秦皇帝以千童子求神僊過海道此古事未必盡信今其民魚鹽粳稻歲時自足不待求於外外亦阻海水雖求莫致也為之長者能毋擾而安之此宣老子所謂至老死不相往來者耶縣令長樂林君旦次中以文學為政邑民宜之令嘗大病民有割股肉以療者令之所以重見愛於人其亦不擾使之然乎昔仲由居蒲子賤治單父夫子入其四境見其成效而後稱之惜象山遐遠士大夫莫之往令之善不盡傳也然吾聞令通

西沙港以道利涉海者板築縣城而正社稷夫子位堂
宇墮塙皆應古典既可謂之知所務矣脩治西谷益植
花卉因其老木脩竹築為亭榭以眺望滄海而相蓬萊
非其有餘力而暇及此哉雖吾未嘗往而令之善固已
信矣於是為作記刻之而谷中自林君以前令有顧方
者始有治迹踰年而死民哭之哀祠之又任承德治石
碑以禦海潮即某濬河蓄水以待旱歲民皆賴之皆林
君告我者吾因以著之且以見林君樂道人之善焉耳

寄老庵記

勞而求休久客而願歸人情所同也惟賢者知所休知所歸嗟負擔之勤肩頽足繭其色焦然有益以十鈞之重貪受而不避去家越鄉漂搖異域衰老疾病將復夸為胡粵之游則人皆笑之古今之士縻於爵祿之重任騁於功利之修途力竭矣愈多益而不辭歲宴矣方馳驚而不已則何以異於是惟賢者不然未嘗不量己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舊史遺文所稱道者略可得

而見矣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邴曼容仕不過六
百石輒自免去蓋為是爾廣陵孫莘老以文章經術顯
於朝廷嘗為諫官右史出領大州郡者七八年甫五十
自以多病遂有歸休之志嗚呼賢矣平日士大夫歸常
患其無所寓止其志落落難合獨莘老有以素具又可
信其必往也始時莘老嘗至烏江浴於野之湯泉而樂
之泉出山中其源大溫大涼適平凡三等至平地為池
青石八角道人浮屠師主領辦治浮屠精舍甚盛莘老

於其旁得勝地羣峯四合紫翠萬狀洩雲鳴禽娓娓昏
旦登高而望大江洶涌千里不極長松二本對峙崗上
下有奇石十數石有窠樽可以酌飲萃老歎曰此地去
人不遠而眺聽曠闊超脫凡濁是其為勝乎於是薙草
築居以二松為門命曰寄老庵噫山林泉石之勝必待
賢者而後出或曰天為賢者而設之大不然今夫韶夏
濩武之作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為有
鴻鵠至將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山林泉石之美未

始無有也惟知者為能得之好之故獨見之樂之故安居之萃老名庵曰寄老吾又有以知其志也矣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知此則吾所攀戀固無往而不逍遙嗚呼寄老於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敝之患日至寄老于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太原府資聖禪院記

惟元聖以神武撥亂出民塗炭之域所乘者時也惟大

雄以慈悲衍法濟民生死之海所會者因也夫治道陵
遲龔倫敦敗方隅幅裂聲教否隔運極數還迺復壹統
故西伯崇壘再駕而後服武王牧野一戎而大定聖人
不能先時而亟其欲焉四生異稟五蘊殊感空性迷沒
邪法肆行德非宿殖莫聆真謗故舍衛吃食聲允一音
毗耶問疾乃至不二如來不能無因而唱其端焉在昔
偽漢竊號盜有汾晉資魏氏河山之寶倚并州兵馬之
盛曰實夏隸斬允劉宗及衆正龔行小腆負固藝祖無

勦民之念神宗收卒伐之功而後氣稜清蕩書軌無外
遷商餘民用誥多士本堯舊俗謂之唐風自是里閭逸
居田畝昏作中外一體遐邇禔福世歷三紀重熙累洽
邑具五民既富而教明則禮樂幽有鬼神習豆遵而率
職者必惟新於後生衽金革而強死者或未悔於前日
益茲象教用昭大迷上以儲二后之冥祐下以副兆姓
之洪願益資聖禪院是始權輿焉然則元聖建功循斯
教於休命大雄妙覺繇信向於方來乘時會因不其然

乎故知弁冕端委莫匪帝力塔廟莊嚴則為佛土於是
中外虛心忙庶就義崇茲勝果底於日新詔發秘藏申
錫舍利既而肇建茲廟儀形天表軒臺靈威懍懍如在
帝梵極樂疊疊現前嘗試揚摧以告比丘惟此晉國始
封叔虞疆以戎索啓之夏政孰若清淨寂滅至於無爭
闕鞞密鼓分器之薄孰若示現靈蹟持以堅固九宗五
正域民之陋孰若四衆招提十方無碍而況有先王之
別廟實曰都城稱使者而侍祠付之官守兼是數者其

亦盛哉自禪院初建敕選名行僧二十八以充供養歲
度學者并錫命服暨舍利之降始創鴈塔劫火變壞更
置寶閣及太宗神御落成輪奐蜎蜎金碧照爛中人營
辦冠蓋相望爰田上腴之錫蠲其國征邸舍廛畝之布
厚厥緡算上恩賚予至於再三歲計會最始盈千萬其
餘則元臣巨公競加外護里豪居士樂輸檀施於是高
閣大廈長廊邃宇經行禪誦香積宴座各有攸處矩模
斐然鱗次翼舒星陳棊布始由工度儼若化城自天聖

初元至元豐紀號垂六十載能事斯畢總若干間以殿
名者幾所鐘樓經閣香壇廳事凡若干名於以資薦純
佑弼成鴻化宜特憂深思遠之俗益知用禮權變縱橫
之士舍其業結抑自實沈曠林悔憾尋戈之咎負貳盤
石解脫囚械之苦矣丞相韓公某樞軸均逸開封作牧
分閩秉鉞威懾殊俗惠孚小民禮賢下士常若不及博
古求舊未之或遺僧正檀江總特淨衆綿厯歲月緣化
積累之勤經營卜築之盛不愆於素率與有勞求刻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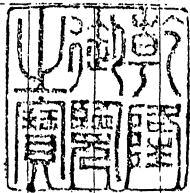
石以垂不朽公嘉允其意樂道人善以愚有志鉛槧見
命刊述某晚聞道要無所折衷能讀書史豈曰多學為
之歌唐竊季子見微之妙其若有佛愧靈運先成之知
辭不獲免因直書云爾

重修廬州蜀山廟記

昔先王命祀山川之神神能興出雲氣以致雨則祀之
言泰山之尊亦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是故神靈之動民者莫如時雨百姓之歸依於神者

莫如旱禱夫惟民神之相與非有真宰者主之其孰能應而不貳蜀山廟載于祀典景德二年太守相國陳公始新治之去後五十三年今太守趙公復修舊而侈大之前太守所以新廟者旱禱而應也今太守所以新廟者為致雨而報也用是推之茲山之神靈動民其前無始其後無卒其於廟祀不亦宜乎然茲山之高不逾里大不盈百頃四平無附以蜀為稱而自舒肥之民方數百里咸奔走望祀之固天地鍾粹神靈之區不在大而

威靈著焉百川之交也而濟為四瀆列星之多也而崑
鼎序於西陸事猶此矣趙公字某以嘉祐元年至郡明
年某月去郡治民事神恭順不懈前後凡三禱歲以有
年新作廟若干楹餘合舊修之



彭城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彭城集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朱紘

謄錄監生臣鍾拔元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三十三

宋 劉攽 撰

論

重黎絕地天通論

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天者陽之積也地者陰之積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鬼神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精之至也故屬天人物者言而為聲行而為事

形之至也故屬地周書曰重黎絕地天通重者治神之官也黎者治民之官也民神易治則幽明不相亂清濁不相惑是謂天地不相通矣然則神何以亂民曰鬼神之情微矣茫洋乎其不可以智通也恍惚乎其不可以類求也故古者惟事神為難謂其必無邪天之垂日星地之列山川宗廟之居祖考皆物也謂之必有邪光景不見于民嗜好不通于人必有責之殆不信矣故聖人之事神處于有無之間致其不可知也然後民信之示

其不可黷也然後民畏之及世之亂民于是以有責于神所以亂民也然則民何以亂神曰民者冥也欲利而避害情所同也福者利之大者也禍者害之極者也禍福者鬼神之所為也民棄常而好異舍明而事幽祀非祭之鬼祈無妄之福則民亂于神矣然則為其治者奈何曰祭祀以其時兆位以其常尊卑以其等如此則神治矣業有常治事有常法教有常俗如此則民治矣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禘五年而禘冬至祀天夏至

祀地山川日月風雨江海皆有其日祭也祭天圜丘祭
地方澤兆五帝于四郊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建國之神
位左宗廟右社稷常也德盛者祭廣德薄者祭卑天子
祀天諸侯祭土大夫三廟士二廟無田者不祭犧牲衣
服鼎俎籩豆各從其命數等也三者明則祀有常典而
神不亂矣士農工商四者謂之業士者為學農者為耕
工者治器商通有無此之謂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禮此之謂俗三者明則人不

妄求而民不亂矣故重黎之絕地天通者由此道也

好善優於天下論

賢能技藝人之美材也足以出衆矣未可以治衆也夫
賢而自矜能而自用技藝而自得若是則雖有美材足
以自孤危而已矣譬猶高山峭岸之無輔也其頽必矣
是故莫若好善之美夫好善者賢雖不及人能雖不及
衆然而見一善行則悅然服聞一善言則怡然樂有過
焉樂人之規已有疑焉不恥于問人若是則賢者將告

之以道能者將告之以事夫天下之道天下之事不可
勝究也計人之所知不若以其所不知者衆然而雖不
能必有告之者是舉無失道廢事也君以此待其臣則
百官之善莫有遺矣臣以此待其下則衆人之善莫有
棄矣是故閭里有善可問而知也匹夫有善可官而使
也又況在左右親戚乎天下雖大不難治矣又況有國
家者乎夫治天下者不出于得人心人之有善莫不願
人之已知苟能好善則有善者見知而悅矣不肖者慕

善而隨矣天下之心一旦歸之矣故曰好善優于天下
此之謂也雖然好善也有道見賢而悅之聞善而樂之
此有好善之志矣然而外無其信則百姓不從外有其
信矣而禮不備則賢者不留故苟好善耶則必推爵祿
以崇其人厚禮貌以效其心則百姓信之矣以身先之
以貴下之讒邪者不得居其間則賢者留之矣昔者虞
舜起于畎畝至有天下莫非取于人而為善者故至于
今言人君之理者莫有先焉周公之相成王也身下白

屋之士故至于今言人臣之聖者莫有高焉夫天下之士豈能及二聖者乎然而不自用焉者知好善之廣也夫好善之美若是其易見也然而愚者莫之為之何也是無他故忌與驕云耳忌者畏人勝已故聞一善言曰予所知也見一善行曰予所能也若是則賢者將深閉固拒豈有自致者乎驕者不能下人君謂大夫曰是臣我曷足嚴之乎大夫謂士曰是事我曷足聞之乎士謂衆人曰是居我下曷足師之乎夫不肖者之見驕也猶

將諂諛以求進若夫賢能之士則必深引而遠去焉肯留之乎夫不肖者競進賢能者引去天下雖大亡可立須也又況有國家者乎

論出母繼母嫁服與王介甫

儀禮齊衰章出妻之子為母又曰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據文繼母不言出因母亦言嫁或曰上文繼母如母則繼母之出猶因母也因母之嫁猶繼母也或曰不然古人婦人有子則父卒不得更嫁故繼父章妻稱子

幼子無大功之親乃可與之適人使子能自立而有大功之親則不得嫁矣昔秦之為俗薄矣猶云有子而嫁倍死不正況三代之厚乎故不言因母之嫁非以其無服也有子不復嫁也繼母則不然夫死妻穉而無子則可以更嫁雖更嫁而從為之服以貴終故著言之然則繼母之出殆將無服乎夫母子以天屬者也故雖出無絕道今繼母以義合者非有天屬之愛而又以罪見出則恩也義也為所無施是以雖不服焉可也故于上言

出妻之子謂所生也而下特舉繼母之可嫁則明其出
與因母不同矣故因母之適人為不得已則服可以繼
母之嫁而見之繼母之出為義已離則服不可以因母
之出同之禮固有文約而義不相害者如此之類矣或
曰出何以異于嫁曰出者得罪于父者也嫁者不得罪
于父而又嘗服三年之喪終始之義備矣故子不可不
終也此二說者何如幸一裁擇之

處士論上

漢世之譏處士皆曰處士無用處士純盜虛名為處士者莫不愠而不服也雖然使處士而有益于漢世其無貴于處士矣何以言之夫所謂處士者古之逸民也夫所謂逸民者王德之人正己而物正道德純備于己矣而無明君與之興化是以隱其身而不出也傳曰舉逸民天下歸心焉聖王莫不以逸民為先是故其舉之也非盛禮貌不足以接之非父師三公之位不足以處之非強以厚其身也非資以取其名也以為其道德足以

懷來天下故任而不試其謀慮足以安定國家故聽而不疑是故非有王者之君不能用逸民逸民亦必待王者之君而後出也今如漢氏之治天下其建國非以道德基之也其使民非以禮義率之也權詐之與謀苟且之與居其為公卿大夫誦數守法奔走聽受趣得失而國家之事舉之于是焉以王德之人語之是猶與越人之章甫也謂之無用焉固其職矣非處士之名也尚何愠而不服哉夫國家之治嘗必積仁累義兢兢業業而

後興者也君人者不能躬行而身化之徒使匹夫冠冕
壇場而跪拜之天下之治非可祝詛一朝變也其用處
士若是是能舉逸民者乎若夫智不出于尋常之域而
自視缺然因以挾持高論誇言上古帝王之事罔誣世
主矯厲為名以希來世之譽而邀當時之福謂之純盜
虛名不亦信乎不亦信乎

處士論下

凡貴于處士者為其知道也知道者不以己徇物不以

外傷內是故雖貧賤不改其樂富貴不移其志伯夷叔
齊餓于首陽顏回居魯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緼袍與衣
狐貉者立而不恥如此故可以大有為于世世衰道敝
處士之風流而與游俠同衣食必求其甘美居處必求
其佚樂內有聲色之奉外崇名譽以誇人如此而曰我
無求于世而高尚不預事也則孰不能為處士哉又曰
我能為人君興治立政必三公卿相求我為人君者樂
聞其夸嚴而謂其良有益也不知其與世俗無以異矣

猶且汲汲焉而求慕之不亦大惑乎齊人有為窮里之
社者聞客有得周鼎而葆之請以百錢賃而用焉客聞
之笑曰子來夫周鼎者非萬人不足舉之陳之南郊以
饗上帝是享百太牢而九韶之舞三公灑掃諸侯執俎
豆乃其宜也今子將何以求我乎齊人聞之罔然啓其
鄰有完瓦鬻者而即用之反燕賓客醉飽而歸乃以豚
蹄謝之夫窮里之社而待周鼎用焉雖有不稱且不如
瓦鬻之適于用也而乃希周鼎之貴不亦兩失之乎夫

古今王霸之異也不若里社之與郊天乎而處士之居
其間不若用周鼎之與瓦鬲乎故不度其實而徇其名
雖得萬處士安能有益于世哉

桓公不用伊尹論

予向與友人王深甫論齊桓公不能用伊尹著為文詞
後失其書今深甫既歿追念前語尚未忘也因復叙而
記之以寄思深甫之悲云王深甫喟然嘆曰世之無良
臣也夫以齊桓公之用管仲豈非大有為之君也哉由

管仲之器小故桓公不至于王也使齊桓公與伊尹並
生其有不能用之乎劉貢甫曰時無伊尹則已矣幸而
有之桓公必不能用也深甫曰何以言之貢甫曰仲尼
有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徒語之云爾聖人猶難
之況信其道而用其身乎夫度量之不同人之情也或
相倍蓰或相什伯聖人之所以為聖賢者不能喻焉賢
人之所以為賢不肖者不能知焉譬夫醫巫百工智相
師巧相視雖錙銖不可及也故學于仲尼者甚衆其得道惟

顏氏而已故曰終日不違如愚于吾言無所不說其餘則嘗違而不說矣彼學于聖人如是其難而用聖人者獨以為易乎桓公無顏氏之明審矣智足以用管氏而已矣雖有伊尹吾知桓公必不能舉國以從也雖然桓公比于他諸侯為賢他諸侯雖得管仲亦不能用猶桓公之于伊尹然無可疑也深甫曰昔者衛靈公之無道也仲尼賓之齊宣王之不智也孟子臣之桓公之賢猶足以高于二君顧不足以用伊尹哉貢甫曰子所謂用

之畏聖人之言暫而禮之之謂乎將聽從其謀以奉事而大有功乎如畏其名而禮之也則豈特桓公哉雖甚不肖之君亦將勉而一舉矣如將奉事而大有功則孔子行乎季氏矣三月不違而已耳彼聽其至言不知此其美也而以為迂循其至道不知此其要也而以為誣俛乎茫然若蹈滄海而窺青天雖強為之容而心已離矣故仲尼亦未嘗三年淹而歷聘者七十國也獨如桓公也乎哉深甫曰桓公之才子惡乎知之貢甫曰聖人

吾不得而議之矣有仁者之言焉仲尼曰仁者靜夫靜者天地之大死生之變無足以動其心者若是故可以王也夫桓公之事殺兄篡國姑姊妹之不嫁七人其猶足以謂之靜哉不至于靜而欲用聖人此商君之干說孝公以帝王之道甚矣其欺于時也深甫曰噫子之尚勝也以世無伊尹與桓公並生故慙焉畢子之說也貢甫曰予之所尊信者孟子也孟子嘗言曰伊尹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皆可以王若是則三人者之為聖均

矣方桓公之時柳下惠魯國之士師也桓公審能用伊尹則胡不求展禽而相之而顧得管仲之說而止焉夫可說以淺近可謾以卑汙則桓公之智亦可知矣深甫于是默而不言

明莊論

楚王聘莊子莊子辭之魯侯聘顏闔顏闔逃之夫賢士君子固將以不仕為貴遠人為名平論之曰是大不然子未聞聖王之治世也上不重任于民故易從下不大

望于君故易事三公九卿大夫士而天子逸焉君有常道臣有常職民有常業各當其分而無私焉故無非常之譽則無非常之咎無卓詭之賞則無慍厲之罰夫亦安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是故賢士君子從事于其間而無愧焉故可仕也逮德下衰上之所以任于民者重矣故常匱而不給下之所以望于上者深矣故常危而不安君失其常道臣去其常職民奪其常業皆私其實而利其名故有非常之譽則有非常之咎有卓詭之賞則

有慚厲之罰性命不安而天下大駭于是時也賢人君子且羞其所為而其國可以從事乎昔者晉主諸侯而衛人伐陳及晉人討衛孔達死之以辭于晉而世謂之忠中行之難趙鞅出奔董安于自縊以定趙氏而世稱其材晁錯為漢畫策謫削諸侯七國發難而錯極刑宗族灰滅成帝之時天文變異丞相方進受策自殺以當其咎故世主待其臣若此也高位重祿厚利美貨不近乎宗廟之儀乎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察主量之奚

若究世治之何如而後出耳故從事于道者道久而逾
安從事于利者利重而逾憂斯古今賢士之所以辯也
是莊生所以持竿不顧顏氏所以遣使者而逃也昔者
大夫種為越謀吳既得吳而勾踐殺之商鞅為秦立法
既成霸業而惠王族之韓信為漢戰勝攻取既一天下
而高帝滅之三子者皆其盛者也而俱若是又況不及
者乎嗚呼後之人惟毋從事于刻薄私其利而求其名
則幾于免矣

說

王天下說

王天下者得天下之心者也明其政刑修其禮樂能者任其事智者任其謀大國百里小國五十里百姓親而歸之矣賢者在下位修其德教明其仁義能者學其事智者學其道大師數千人小師數十人百姓尊而敬之矣故王者之于百姓非能家至而戶曉也然而賢君以其國歸之賢師以其道歸之天下亦可謂之治矣當是

時也列國有不從則為逆中國有不從則為亂誅之可也伐之可也天下無異議矣是故非賢者百姓不從非聖人賢者不歸故一鄉之善士一鄉之望也一國之善士一國之望也天下之善士天下之望也天下之望歸之天下之民何往乎故聖人之服天下如斯而已矣彼蚩蚩之氓不與焉蚩蚩之氓耕而食織而衣有餘而佚不足而怨利之斯善勞之斯望雖有聖人彼安知之故聖王之作不待蚩蚩之氓知之及其一天下也蚩蚩之

眚亦無由知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有道之賢者歸之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蚩蚩者不知也昔者堯授舜舜授禹天下之歌謳朝覲者遷而從之文王之時太公伯夷或居東海或居北海相率而歸周孟津之師諸侯會者八百彼皆賢者也是以一天下如反掌焉武王之伐紂旋孟津是時比干者存比干固天下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存天下之望未去也及比干死而殷亡矣晉獻公將伐虢憚宮之奇奇固一國之望

也是衣食足得百姓心未可也仁義修得賢者心大者
王小者伯衣食不足失百姓心未害仁義不修賢者去
之天下雖大亡矣問曰古之王者率由此乎曰然後之
王者亦由此乎曰後之王者似而非者也古之所謂賢
者非仁無為非義不動可以禮致不可以利求百姓以
為望後之所謂賢者貪得不厭詐虐不羞可以利動不
可以德求百姓雖欲不往而能以智數驅之故古之王
者以禮致賢而賢者悅服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而賢者

為用故其得賢者之心而王則同其所以得賢者與賢者之用心則不同是故古之王者以禮致賢賢者亦以禮報之繼而王者亦必有禮如先王而後一天下故不數千百歲禮不大壞則不能易姓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賢者亦以利待之繼而王者亦必使利重如先王而後一天下故十歲亦失之百歲亦失之利重則易姓矣

彭城集卷三十三